折獄新語

折獄新語卷六 賊情

邵陽李清映碧甫著　　山陰王思任季重甫訂

一件斬刼事

覆審得毛一之爲賊，蓋三犯矣。痛定覺甘，故疾復發，死而後已耳。該縣初以絞擬，未可曰罪浮于法也。令取原招閱之，則始盜于謝繼，盜于鄒棻，若列肴，惟張姓耕牛一盜，猶未獲物，舍之。吾不忍其觳觫恐穿窬者未必頓發慈腸也。年久花費一語，一已自供，雖肉去骨存，想亦不肯自加標題以作今

日券案耳該縣初擬絞繼擬配非曰牛何之而姑爲游移也查律有云赦前一次赦後二次俱要奏請定奪一之初犯曾以赦免應在請列若二而一之三而二之姑置初赦于弗問則從輕改徒亦以再犯論耳倘爲一者果誓發斷指而悔堅革心乎君子不在梁上矣

一件竊盜事

審得張千秋陸全之廿爲穿窬也初詞內原供陸大若與楊秉正爲同類而何穿穴之黠鼠忽化爲

雖丘之逝狐也心膂墮地矣今秉正績到後猶高視闊步口稱生員不置豈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而遂以梁上爲捷徑乎秉正眞梁上君子也今提千秋等互質其互相攻發若合符節乃所置辨者惟以賍物無存爲端耳然簪纓世冑衣冠儒流竟無人焉爲發聊城一矢豈非技工狗鼠原不與嘆魚殃而狐兎之悲今遂泯泯乎合擬徒示懲其毛應秋之以私頓賍物革也則因妻受累悔不滅覬姚孫楷之以謬保陛恩革也則自作之孽

惜不求跡然竊贓實不知情輕保非即同謀所當以華免擬者也若陸文若屢提不出望光而遁五技窮矣則伊子生員陸燧若不能無罪竊貧而逃遵海濱而處可矣若猶靦面青衿而欲以此爲若翁護身符恐符亦終碎耳合先擬杖示懲如過三月不出則有毛姚兩生之華例在

覆審得姚孫楷之以保累與毛應秋之以窩贓累也咎繇自取但孫楷所保者非陸全乃陸恩而恩已屈首公庭矣所保者未爲捷足之兎而保者轉

作斷尾之雀衣巾一褫羽毛不鮮將得水無望失翅堪憐矣若毛應秋之窩贓也實伊妻陸氏所爲有陸氏以爲妻又有陸全以爲妻妻弟此今日禍胎也但當窩贓時應秋實往維揚若徑從黜革是細君之累及夫子也脫其簪珥謝罪公庭陸氏自應俯首耳乃舉伊夫之衣巾而并褫之將無筭嫁禍而冠代僵乎憲臺魚殃之批可起兩生于涸鱗矣合各免黜退仍杖治之以爲見害不遠之戒

一件捕詐事

審得紹興衛軍舍方一乃覆鼠質以虎皮者也先因生員虞光祚屢羅穿窬曾具呈捕官嚴比捕盜陳清而有所謂張敬山則老于墻壁間而凡爲羣偷者皆能望塵嗅氣而知之于是明明口供指方一爲賊時清亟物色其人縶送捕官貌峩冠博帶也人高視濶步也且呼捕官爲老先生稱巳爲治生而拱揖呼叱者意氣軒揚旁若無人此捕官所以疑而縱之也適鄞縣民王昌義附搭舟舡划船而一亦在焉則口稱相公而高巾盛服巍巍然踞

坐于中艙內者也及昌義以買飯歸而閱其愼袋則割破矣查其愼袋內銀二兩與銀簪一枚則烏有矣時亟呼捕盜虞志等往緝其人而向之船中方相公已擲巾解服跟蹌驚走于是取所遺行囊禀捕官查閱則有巾二頂有簫一管有衣物數事而昌義故物杳然去矣今捕獲後猶呶呶飾辯謂當日一竄乃見陳清而避其兇鋒耳夫捕官釋之捕盜縛之將奈何況賊聲喧傳當挺身自明而氣喘膽喪以相公作無賴子之狂奔何也且展辯既

窮。乃以張瑞爲証。處才爲保。而云曾有捕衙公結之事。令瑞才安在乎。索其公結。又烏有先生也。及提審至再。始有處光祚至。蓋因一往見捕官時。舉止輕狂。語言便捷。于是光祚以失銀故。疑而往詢。且口識焉。彼亦不知光祚爲誰。而但識其爲秀才也。故曰處才噫。亦巧而拙矣。方一貌衣冠而心穿窬。昔人所謂梁上君子者。此殆眞君子與。姑以軍令免刺。竄之極邊墩臺可。如一以莫須有爲辭乎。則當憲臺發保時。借轉盻耳。乃已攫歌店之騌帽

一頁而爲店主搜之袖中者何捷若猿猱也即此

已爲如山之案矣

件倣法事

審得鄞人張明眞以山頭望廷尉而不入不休者

也始盜林川財繼攫脈舶貨一刺再刺岌岌乎殆

哉勢將因臂而延頸矣何甫爲脫網之魚旋作集

塘之隼而又有丁虞一盜也令庭質之際不出一

語惟俛首請死而已好頭頸誰當絞之豈引鏡自

炤已甘荼苦于如飴而始爲穴地之三見乎技能

穴地胆可包天按律擬絞、允當厥辜、至郭子光者、于何三錫一盜巳經擬提胡丁虞一竊復前車不戒也、蓬萊驛之擺站當再限未滿而逃、逃未滿而提、合仍發驛以爲鼠竊豕突之戒、噫子光巳再犯矣幸戢其手足無以一頸爲張明續也

一件殲害事

審得積賊周于五乃手足兼捷者也、當失主王邢俊一盜、巳經擬徒賒徇限滿之後、可悔而易轍矣、無奈于五賊骨性成故膏肓之豎雖善巫祝者不

能詭而未幾又有失主黃允志之竊矣今衣物槩
槩已經主認且獲而逃逃而又獲手能攫而足又
善奔刖足之刑似當并于五之手而兼用之也依
律擬配已爲辜矣然恐無縛足掣手法也三犯者
絞于五其摩頂知懼乎則稱堂又不在囹圄而在
驛矣

一件緝賊事

審得定海縣人陳柏乃賊骨天成者始攫周祿之
財繼攘陳宇鰲之物一竊再竊尚爲鼠技三弄而

鄞容陳治之魚膠、又入掌矣、向非張應科肩挑、袁惟善目擊、則又不知上何人屋而鑽誰氏穴也、至任有信非柏堦乎、何隨柏上盜者、幾以坦腹爲學步、教採升木梁上、一派從東床踏度矣、其如穿穴之懸只待柏何也、陳柏一而再、再再而三、贓証既明、擬殺何辭、任有信仍嚴緝另結、妻其女而師其父令而後願擇堦者之轉而擇岳也

一件憑誅事

審得孫三之與高貴十九同盜也、竊手既工、壘臂、

難免業爲入柙之鼠矣所恨貴十九之止于誰屋者不知作何狗偷而徙倚于月暗星稀下耳若高貴九之非高貴十九年貌原不相符獨恨當日命氏命名者乃不幸與貴十九相連也彼捕盜之戎連登眞巧于連人而何移枝接葉者竟詣貴九家謬行嚇詐以捕鼠之猫作搏鴨之狸雖一嚮原未入口而貴十九之與貴九一字之差未爲相連也彼孫三者自與貴十九爲連難耳連願可連其不連而以貴九爲殃魚之嫁禍乎一杖有餘辜焉孫

三按律擬徒高貴九仍押戎連速緝以結憲案

一件賊情事

審得賊犯張起球乃偷兒中之怪鳥而半癡半癲如醉如戲者也先因起球以焰磨衙書手遇事華役于是狂疾時發而未幾忽以張六相公爲號以張武陵爲媒相與高視闊步入妓銀女家夫以村妓遇相公方幸邀鳳有緣繫馬恐後而豈意有客宿宿者乃不擁人而抱鼠也迫寢至中夜托言起溺忽竊銀女紅衣一件以去

將無錯認紅衣作紅綃而彼盜人此盜衣也時走
球踉蹌出戶披衣四顧忽聞有歌吹入耳演戲爲
樂者望之知爲包生員志鰲也于是鼠步紅裙之
家者又蛇行青衿之堂而中庭之坐褥一裙襖各
一皆席捲歸令被獲後猶廻翔公庭作詭浪狀而
忽曰惡令森嚴矣又忽曰自作孽不可活矣以舞
文之猾手作弄文之巧舌書手而賊也賊而書手
也一而已矣而所可怪者又認作童生請題求試
噫是賊也得無入包生家而攫其粲服者并盜其

彩筆而分秀才之緒餘便成一童生耶以此命題無乃郎取彼之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更益以賊大人之子而起球果言出爲文下筆成章者與亦必慣誦上梁文而羞讀討賊露布者也假相公而爲賊又幻賊而爲童生豈風流之餘固多風魔哉

張起球竊盜情眞念贓物無幾姑與勾引之張武陵分別杖決噫武陵溪邊漁人自迷無爲妓媒無作賊導願武陵傾名而却步焉可也

一件憲斬事

嵛得鄭子鳳之爲賊也兩臂俱黥而一心猶墨今無論其一而再再而三如蟻之攢肉蛆之逐酒者現有成案可據卽今王帷能失盜一案何又有挑紅女襖一件搜諸其懷也豈此賊鼠技已窮而扮男作女者又翻紅拂之新粧竊紅綃之艷飾以掩其面目乎彼衣自紅若心已墨惜也其不灋而爲白也本宜以三犯擬絞或以事在赦前照懸擬改遣幸矣雖然彼地何辜夫豺虎之爪牙易避狗鼠之肺腸難測明于擊柝以防弄尤當爲彼地預

設一防矣日有慣賊鄭子鳳在

一件虎嘆事

審得范大捷者范汝文猶子也先因汝文室內曾市有盆梅以供佳玩此韻事耳其方有忽失登揚花飛去落何處乎則大捷所竊也夫孝可匿橋仙欲偷桃且有翩翩然共步天台而人桃源以竊其雙枝者亦芙蓉脂肉也大捷之竊梅雖私而近韻矣顧貨之于蘭谿人徐祥無乃不韻而俗乎且竊而賣恐其為不祥之木也適汝文足經伊肆而櫃

頭之盆梅嬌艷悅目者則伊家物耳惜哉梅乎恭不點壽陽之額華不織廣平之毫何幸則與佳人才子結伴而不幸則與傖兒作緣且于一梅外更益以珍珠等物控之本府豈汝文又欲以梅爲媒而瓜蔓無巳也噫珠玉在側覺我形穢想貫雪魄而愛氷魂者宜作是觀耳未可綴俗物于名卉而以大捷爲倫以祥爲竊也汝文亦不韻人而俗物矣無怪乎傖之辭俗而去也惟祥質置櫃頭似微有韻意耳以韻招尤此虎咬之控所自來乎夫花

怠蝶殘實妒鳥啄是護梅說耳不幸而爲鼠偷又不幸而爲虎咬將無祥之急于自護緩于護花也標有梅傾筐縱之矣徐祥姑免深究其杖大撻而罰汝文皆一株胎禍也恐是倚文有尤物之誚矣

一件飛許事

審得金玉堂者鄞縣生員也雖金爲姓而玉爲名然不聞堂有金玉惟見家有瓦耳楊捨身爲酒徒而耽耽是瓦意欲何爲夫以裘換酒乃文人韻事與俗人爲當壚之半臙耳未聞裘可瓦代也捨老

盜瓦一百、換酒沈二店、豈有說乎、夫昔有生作酒人而欲墊陶丘、求取爲酒壺者、想瓦從陶出、亦壺類也、故育胎于酒、還引氣于酒、而捨之持瓦以換者、原非無因、至前與且毀瓦以求食、宜不得食、捨之不毀而換、固宜得飲耳、若是乎從者之廋、未可遽責沈二以逆詐也、合免其深求、仍杖揚捨以儆、可日以瓦換酒者、猶賢畢甕之白盜乎、其原瓦一百、仍從沈二追出、以給金生、想爲玉堂者、亦不貴金玉而賤瓦也、然則沈二酒銀、將付東流、而聽其

爲武媪之折券乎。夫其以酒與捨也。直云施捨可
耳。願二驅尾攜之也

一件人命事

審得馮遐奢府糧房書手也。先因遐私宅內、失魚穀等物、則母舅陳茂山實偷兒耳、問賊何所家住渭陽而今之翩翩遠逝者得無過渭陽而走南塘也。今據越驛丞申文則首人爲張本貴、然止追獲穀一石糟魚一瓶耳、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遐既茂山甥乎何不早惠以一杯羹而致令與爷俱鷸雖

有粟吾得而食諸選之謂有以致之矣斯時也謂選宜撫心自反而胡于茂山外更益以巳故劉洪也詢其故則伊親胡大魁所供耳而問大魁之語安據則茂山十歲兒所供耳噫此殆鸜鵒之能言止隨人曰授而吐音不解其義者也選可以大男子反效嬰兒言而借捕盜王賀等挈卒聞于洪家乎虎行而倀導難云兒戲矣今據于証曰供亦云詐銀無實而所惡莫甚于死者洪何遽服滷自盡必有以傷其心而觸其氣耳且瑣瑣姻婭實爲狗

鼠先鋒魚穀誰盜乃殃池魚耶馮選令以威逼杖仍斷埋葬十二兩以給洪妻陳氏至氏所云寃命則云死于捆縛夫殺人以挺與刃不聞以繩也其出首胡大魁亦茂山梁上佳件耳且既云茂山約伊共盜又云賍穀現窩伊所聚各蟲于盆盎彼此自相為并亦大魁切喻也合昀决示懲陳茂山炤提

一件急救事

審得賊風之日下也至盜糞彌下矣夫昔有以五

斗米賊稱者乃米變而糞五斗又變而廿石則如李生員呈及許升宇而指其盜糞暮夜者是也今據解官寄文則謂升宇同盜王應龍又以病染傷寒不能赴審大是糞之名黃龍湯也可愈斯疾故先嘗者曾一吸而盡豈升宇已知應龍之有斯疾而預儲以待與然何至多多益善以廿石盜將虞其吸之而盡耶如惡惡臭胡升宇性與人殊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李生獨不宜誦斯語而自遠與今既以蓄積農本言有欲心矣天明王賤金玉

而貴粟者今生員亦賤金玉而貴糞乎凶年糞其出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二吾猶不足何李生以二十石爲多而有此呶呶也且昏夜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今知糞之爲物珍于水火夫不聞以盜水盜火訟茲胡以盜糞訟也抑彼求而此竊道不同與尤可咲者既賃周子雲之舟以載糞而不買而偷是爲何心麥舟載而捐以行德糞舟載而竊以行穢汎彼柏舟在彼中河亦兩舟所遇之幸不幸也合斷周子雲領回仍將許升宇杖決以

做今而後甘石糞賊可與五斗米賊並傳

一件斬賍事

審得周起龍之竊謝家梓銀也不過謂篋中一書恩踰骨肉故疑耳夫家梓以羇旅孤飄挾貲而藏若是乎從者之廋也予將有戒心若以風雨故人忽作明月偷渡亦意想所不到也且起龍否若懸河口類合符節故兩好依依如影追軀而寧知其竊一鉤有手以竊爲島入猾虜之籠初情如是耳至起龍之攫金歸也初猶云家梓浮綠酌迷青樓吾好友

也恐黃金篋盡不忍作陌路人耳然逍遥家園已歷多時久假不歸非曰迷其邦而懷其寶者也向無捕盜一役將卷而懷之乎起龍恨甚乃所尤可笑者則家梓耳役皮箱衣物等項起龍不知以梁上君子名目誰家此物奚宜至哉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胡家梓取非其有謬思失寸而得尺嗟乎無乃乞其餘不足是誠何心哉猶禦也周起龍應以竊擬徒謝　家梓應杖治若兩人一紙好書所云言不孫衷也今而後家梓又當作絕交書矣

折獄新語卷七　錢粮

昭陽李淸映碧甫著　山陰王思任季重甫評

一件倉庫事

審得庫吏全一章乃蠹類鑽穴而穢同入厠者也當職署篆點庫時其有冊無金者已及二千二百零非飛同化蚨何之乎今每一詰問則蠖屈鼠伏哀容動人而試問當日之以公帑爲私藏者何旣爲斗大之潑膽又爲嚎地之小腸也除已完銀兩外目下未完者惟二百耳今玆未能以待來年是

不可爲一章寬也合並限三月盡數完官如遲延不納惟有引例擬軍以爲侵挐戒耳一章如惕然於荷戈而思爲鬼薪之輕罪乎則當于三月內間之

覆審得全一章之侵盜庫金也原云三月不完即從重擬成攫金之手變而荷戈一章去此一間耳今未及三月而鬻房賣妾巳及全數噫故園之楊柳依然巳他人入室且苦莫苦于生别離而閨中稚齒忽作辭巢之燕似情景亦太慘悽矣然則法

之不可犯也如是乎而鬩一章事者未有不齒指縮舌相戒夫前車之宜鑒者也合將前招擬徒以正厥辜

一件婪弁事

審得李全斌李攀龍皆定海衛弁也先因攀龍與全斌以他事不恊開單控憲然半皆烏有先生也其實者不過十之一二耳茲提干証諸人一再詢之則動曰常例夫白日公庭唱言有賊非堂上之身衣冠而心市井者乎全斌之取之于人也猶禦

也非倒也若舉所爲倒者一矯而清之將遂謂之破倒與甚至管班之楊二王壽等恣意蠶漁而全斌竟驕于護之置若罔聞隨線索以默轉傳粉墨而登場以憒憒如全斌者而立軍人上恐其大事糊塗也至千戶李攀龍亦旣挺身發全斌短矣今恥全斌反唇相稽者逐款細詰則非盡無是公也望嫫毋以掩唇而不知其自處無鹽之陋談盗跡而切齒而不知其原非伯夷之廉以斯人遇全斌正堪引爲佳伴共結魯衞兄弟之好今奈何語讓

罵人聲聲自詈耶且朦朧付帖之鄭之珍亦楊二等雁行耳孰辨涇渭孰分苗莠想全斌攀龍當相視而笑莫逆于心矣合各罰穀示懲

一件蠹飽事

審得百戸張鳳翔乃攫貨則多多益善而借逋則轉轉生枝者也今據夏三思單款内固有半屬莫須有者然米可預借油燭可多派上司差役夫馬可聚斂而鳳翔言及脩飾辨甚力謂首請有各軍之作倘樂助有諸人之好義于我何與隱此其說

非不近似試問伊父母兄弟之死于各軍營與而
蔔名三斗之枷且以一百三十兩助噫鳳翔豈家
無立錐翹首麥舟之指貲者乎親死而風木悼兄
喪而鶺鴒感乃鳳翔値此三變而盈笥黃白忽憑
空入其掌握恐當日之悲悲喜喜相半也尤可笑
者以廣積二倉爲外庫而太使焦守德亦聽其那
移不敢發聲曰奉府帖故耳吏書一紙奉若神明
何本官胆若鼷鼠也張鳳翔應罰穀示懲悖而入
者亦悖而出曰戒之在得耳今解審之際屢以病

請眞乎贋乎望憲臺之嚴威則知懼聞憲臺之永清則知愧愧懼交集足縮縮如有循或者有悔心乎。姑免、

件考選事

一審得王運泰解應浙之種接錢倉所印也、何以措喙、有以錢糧爲奇貨。而刓印印不與者矣。刓印者變而擅印又一奇也豈運泰弄印于事而熟視應浙者亦謂無以易厥詞乎疑戲疑眞幾并髦憲批矣、且憲臺之批審也原以五日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已無解後至之誅延至十二月歲聿其暮矣若措
揮朱胤龍之擅借軍糧也且以六年之近借十年
之遠也糾糾者不似吳之虎營營者有類魏之狗
而名臣胤龍何名實不稱且以行同盜泉之酌者
而交口推轂及若薇可採而羹欲埋是東甄背買
換面也本當撤底窮究但胤龍新奉憲批許其自
新其顧名思義而不至化龍為鼠也將倉盡自此
瀕清矣合與王運泰解應浙均罰以儆
併懇請事

審得鄧希禹、別有春、皆昌國衛百戶、而周全馮輔皆本衛糧房書手也、先因希禹有春兩人、曾領屯糧銀百三十兩、解司投納、此非屯價未足、扣之軍糧者乎、何歎亡羊于岐路者且指為招招舟子罪也。夫以兩弁挾七件。則一舟子者安能攜出其銀。問今夜偷兒安在即此峩冠博帶之二弁而以攫之私囊者為虎其皮而鼠其質之行徑耳茲一扣再扣。果何名乎。葢因司催甚嚴。故兩弁與全輔合謀。且納賄焉。于是司戶家犬輒垂涎片骨之投廿

而有戶弗吠有尾善搖全輔不攔路而引道職此故也飄泊之舟中無賊鍼鏑之庫內有賊兩承行下庫一帖其勾賊之媒矣此百三十兩幾作化蚨去也合于鄧別兩弁周馬兩書各下平半追出仍分別徒罰若猶刓印不吐托言覓賊乎彼兩弁外呼二書內應何不穴壁而入掌也必欲覓賊請即以此四人當之

一件蠹侵事

審得周芝彬、莊日嚴皆布政司承差也先因奉邑

篆虔、議以鄞縣縣丞尹樂道代、埒若難此委者甚足縮縮如有循惟本官毅然請行勇同叱馭至問何以治奉則曰至誠動物耳夫至誠而不動物者。未之有也。然奉邑安有豚魚即此奸譎萬狀而其而為人其性為豚魚者恐非至誠所能動耳于是未動物先為物動矣適芝彬等二人以奉催錢糧往。其覗迁謹署官有慢策之蒲鞭無疾應之檄章。而高覗瞯步。以意氣凌其吏書者有之。于是奸書阮汝用等。既故作削骨剜肌之多痛刁民沈君治

輩又巧作呼天搶地之如傷甚至描寫司差如筆擊虎咬狀此至誠動物之署篆官輒自附于不逆詐不億不信而既申本司又申三院也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樂道殊愧此一語矣合將主盟之院汝用輿附聲之沈君治呂國治分別徒杖然則爲署印官者終當若何曰奉化之梗化久矣動以誠亦厲以威迅雷一震百蟄俱起無徒曰見啼霹靂而煦煦焉日作慈母之護驕子也周芝彬等奉牌有囚拓贓非實一毛不拔乃云八百則汝用等之挾

狠心而教爲詐也合免究、

一件權斂事

審得此一案也、初讀奉化縣原申、則以包攬代比爲生員余試奇、與舊吏余起龍罪、而分別罰懲耳、及該縣解到、逐名唱批、則所謂余仁者、不鬚眉而進、乃粉黛而前、男變女乎、異哉、夫婦女中聞亦有生鬚數十莖者、倘以此婦飾男、想誰知烏之雌雄耳、今無此異相、而女代男解、何也、問爲誰、則仁母耳、有子代父死者、不聞母代子解、將倒行而逆施

之與迨比解差提承行仁始為出穴之鼠而獨怪余廿六者何又效尤鼠黨也既不能滅鬚為婦作余仁母狀恐彼欲代無計此亦欲逃無門耳則攬納為誰且既攬納而又揑呈以肆欺罔者為誰其為仁之主謀廿六之合謀也雖虬鬚猶男而長右加婦亦無以自解矣若試奇起龍輩亦心知其事而有逢迎無阻撓耳乃所可恨者試奇又匿名遠張控之憲臺夫仁既易頭面而為女子試奇又易姓名而為他人豈以試奇名者固多奇也且舉保

家之孫君政、原差之劉化、而織入詞內、彼所云派費斂賍者、于訶爲誰手書、安據將無幻一烏有先生、又幻一無是公者、亦與幻男爲女同其閃忽、而愈出愈奇乎、余仁揑呈于先、又潛踪于後、合以誣告擬徒、若余廿六、則連雞耳、合與以羊易牛之解差周艮、一併杖儆、余試奇、余起龍合各加罰、以戒朋比、

折獄新語卷八　失誤

昭陽李淸馥君甫著　山陰王思任季重甫訂

一件大燬事

審得張之斗者，革職議罪之總兵也。當昌石六月之敗，損兵燬筏，遂罹褫革，然論者猶爲之斗惜。蓋因之斗抵任以來，汰冗役，却常例，其于武臣不怕死之義未知何居，而以文臣不愛錢律之，則反擅美于此節也。今橫腰之黃金雖去，在握之尺劍猶存。爲之斗者，獨不宜以垂翅爲奮翼與？即不然，亦

謹烽堠。申約束。期爲亡羊之補牢已耳。奈何一經
華任後。其氣惰惰如日將暮。而王應斗周乃武等。
亦木偶視。此所以避者避。死者死。而線索不提于
傀儡也。至忿忿認賊作子之乃武。而極口詬詈。則
斯言過。夫乃武輕躁取敗。雖不足贖過。然揖七尺
于波浪而馬革雖存。已有無尸可褁之痛矣。此論
者雖罪其輕。亦哀其死。而不能不爲株守之之斗
尤也。所難制者。則如狠如鷹。剛愎寡算之粗弁耳。
所難鼓者。則如鼠如駑。嘍呰不前之懦將耳。且所

難測者則又如鬼如蜮出沒未定之遊賊耳夫之
斗處此亦極難矣官去而下玩數奇而寇至敗繇
人招過自我受所當按律擬杖者也
覆審得張之斗削職後奄奄蛟川幾作病婦弱息
狀不過謂官罷矣且作去國一身輕似葉耳夫古
不有白衣從軍收功海外者乎若如之斗所爲是
失之東隅者無容收之桑榆而不列大樹將軍之
名于雲臺也果揮戈之雄心已隳乎抑扣囊之餘
奇已竭乎苟犯吾法惟有劓耳抑解組者之掣足

不行而縛翼難飛乎況衆賊一至將殞兵殘令熠例擬軍以正其罪夫之斗雖非能將實稱廉將今者之擬無乃法浮于罪乎則亦懲一儆百之舉而俾得當以報者人人自厲于敎封可也

一件無援事

審得台州松門衛副千戶潘熿乃原管昌關南哨總者也先因五年六月間有賊舟三百餘隻突犯昌關夫呼聲震地一以當百此節制之兵耳非可語于積弛餘也然獨不日勝則凱歌敗則輿尸乎

耿國昌一死雖與張許遊于地下吾無愧矣何煥與哨總黃洪烈且隨主將聯轡入也今據煥口供則謂昌國一死賊勢愈熾于是城內軍民皆疾聲呼號曰將軍救我若猶豫不進則此兩將者皆作無定河邊骨而無人城誰與守噫斯言是也第問煥等入城果涂血漬衣而以矢盡弓折歸乎抑食多不知口而以棄甲曳兵竄乎惟煥自知之獨念符震主將也長子之旗鼓已折而顧使麾下爲背水戰則勢所不能夫一將功成萬骨枯昔人以爲

深歎今兩人保其頭顱闔城免于鋒鏑將功雖墮然萬骨全矣城存與存或可爲煥稍開一面者此耳合杖黃洪烈屢提不獲合請嚴提以便結案

覆審得黃洪烈與潘煥勝則同功一體人敗亦同罪一體人矣今煥已受罪胡洪烈猶以私家爲逋逃藪此鼠之入廁鼷之鑽穴而未可同鳥自高飛雖當奈何也夫當此罷鼓息烟之際而戰戰兢兢猶不敢晝現况乎赤白交馳而欲以戰不旋踵者奮請纓而矢褁革亦云難矣爾輩弗言海賊使我

心膽墮地想洪烈至今有餘悸焉不然者主將之符震遣同事之潘煥罰洪烈雖出何邊狠籍都市而怯怯藏頭何也今伊于承觀已到然黨而再蘖宛然何翁家風至詰以洪烈安在則云逃亦云死茫無定論嘘逃固其熟技也如此而死皆不烈烈轟轟做一塲耳合無炤潘煥例擬杖如以為法不可縱乞轉詳撫臺批嘉興府嚴緝否則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洪烈且有望鞭影而先竄者矣

一件提究事

審得孫敏惠與已故王文政皆汛守大嵩所哨官、而沈昌胤則千戶也、先因昌胤職司守整、而忽見有揚帆以犯橫山者、則馳騎入報于時、敏惠文政、咸伏劍捶馬、誓以身先、令據昌胤所供、敏惠實帥兵八十餘人、文政實帥兵七十餘人、比翼而行、及行至中途、昌胤遂率所統、間道乘墩、則見敏惠駐足塘上、文政立馬山脚、相去數武耳、未幾、我兵賊兵、互相紛拏、而忽望烟焰迷目中、有嚎地殞者、則乘馬中銃之文政也、斯時也、設令昌胤乘高下擊

而敏惠亦意氣自如率各兵尾擊其後當使賊無噍類即不然亦烈烈轟轟與文政相見泉下耳何寂然無聞也欲定敏惠等之罪當問文政獨死狀而就中微有可原則氷陸異宜而使船如使馬者固非捷足能追也當文政被難時賊即呼風而去敏惠等雖捷若猿猱安所施其技勇且令文政一死即踉蹌遁歸恐賊之乘勝氣溢者未免屍巳泥而兵皆血也何文政猶舁輦歸各兵皆全軀返乎今者細參此中光景想比揚兵出城時氣少餒耳

而非畏賊如虎以大嵩所爲狠奔豕突之窩者也、

合杖、

一件天警事

嵛得諸二之死于羣兇也、既將兇首之誅小儒議

一抵矣、若徐繼龍被害、則因二巳死而諸謝兩姓猶

操戈以雄鉅鹿之戰、時旁觀諸人有望虎爭以辟

易巳耳、何爲繼龍者、獨有子龍一身都是膽之意

而闖入解圍、有人于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巳談

笑而道之、繼龍遇兩家闘、宜作是觀、今豺狼方負

可以羽儀清弱之脊鴒犯其爪牙而急難于不兄不弟鬩乎腸熱而情痴其被傷死也不僅虜中吾惜矣然欲問下手爲誰則謝諸兩姓均有責焉我識君耳拳棍不識若執一人以償未聞兩陣紛挐殺傷山積而授首者能遍稽操刀之人也則此事切喻矣彼繼龍子徐鳳將請以諸償乎抑請以謝償乎諸人之議和非得已也合允其所請仍將爲首之諸盜水謝斗各杖以儆噫彼救人自害之繼龍亦曾遺語子鳳而慘然于我弗爲惡之說否也

可爲此案長嘆

折獄新語卷九　重犯

昭陽李清映碧甫著　山陰王思任季重甫訂

一件出罪事

覆審得貝成璧之雕印騙銀也、止以空頭白紙、出自伊父、而欲假死父以脫生子耳、善乎陳知府之言曰。空紙用印。必字在印上。今驗係墨上硃。而成璧何以自解。善乎黃推官之言曰。昌國所印文斜曲而疎。既紋畫不符。其爲黃蠟所刻明甚。而成璧又何以自解。以數字之雕鏤。而百三十金之攫有

同捕葉共從空虛入者幾欲盜空空兒妙手而用之而一搏不中能爲乘風之遠逝否也今嚴鞫之餘、既堅不肯刻、而所云以筆描者、又將叅錯其文、以爲異日展轉地、夫刻以決疑不疑何刻此詰以府廳兩招詞、而其手則長、其舌則短者也、按律擬斬、何說之辭、嗟乎、手之作孽也、嫁禍于頸、成璧其有悔心乎。内手而如寒者知不緣袖短矣

一件二命事

審得僧傳化乃繼就師、而繼就又道奎師也、今讀

鄞縣招內有傳化領費法產訟而成仇等語夫爲人祖父者嘗作管立門戶計耳傾費何爲且還俗後猶身作辭巢之燕心效分房之蜂此繼就道奎等視爲寺中之田蠢園蟄而張羅待也鳥自高飛羅當奈何胡傳化又携侄任大耀入山討租而遂爲繼就等羅中鳥矣今同黨之陸士爵遁首禍之道奎死于是傭人任大雲楊文槐遂思爲繼就解網地而日是皆道奎所爲茲再四詰責則謂始而殺繼而焚繼就者不與而問繼就安在云在寺誦

經耳然則當日首狀內所云道奎繼就二人打殺僧伴而又云喚雲等扛屍火化者何不推繼就于局外而與道奎爲連雞之列亦俛首無辭矣夫道奎既不爲庚公之釋孺子而繼就何遽爲逢蒙之殺羿若果殺者聽殺誦者自誦恐心同虺蜴戶念彌陀將低眉之菩薩亦轉而努目矣道奎巳伏天誅姑免追論繼就仍照原擬若爲繼就者猶呶呶飾辨而曰巳燼之骨難別真僞他逝之人未卜生死乎則請以數語折之曰傳化大羅出則繼就爲

寺中僧傳化大燿無則繼就終爲獄中囚而已矣

一件人命事

畨得畢時選之死於丘二鮑二也非受籠一葉之蕩漾而被圈一厄之流連乎夫是三人者初不過萍水相逢耳曷遽同舟濟登時選朱提盈笥早來兩凶瞰誘而蚩蚩徒犢且晏然蛇之握而蛟之枕乎今據胡見陽許夘日口供則是日中其同載而先登者三十餘輩彼二與巳故鮑二胡戀戀於送往事居之飄舟而與時選有客宿宿耶同舟而酌

以斗酒非旨其口也是斷送之觴也佐飲而飫以隻雞非果其腹也是待烹之媒也噫時選舟中盡敵國矣第不識此情情者曷爲濡滯於永夜復忙促於雞鳴也時胡見陽等臥絶二顛不云我兩人送時選行你替我炤管乎見陽等亟披衣掩窗則月朗星稀時也髣髴間猶見時選挈囊先行而二等北有尾後噫若輩所覩者止此而已携跨鶴之纏走亡羊之徑二等之目覩手麾此後又不知作何光景而時選一命已絶于吠斷鳴寥之兵馬司

前矣。今鮑二已登鬼籙，故丘二巧爲卸罪，謂勒頸者鮑，袖手者伊耳，且當日繫圄之際，亦有鮑二你害我之語，斯言也，其丘二一綫生機乎。然錦囊授而白鏹入，豈無利而爲之也，本應以謀財致命律，與鮑二駢斬，姑以贓亡擬絞，幸哉。至所分各贓，兩年內如火之銷膏，止有纍頸以謝泉下，人必欲求其贓以實之，則鑿矣。

一件海盜事

審得洪五、朱少華、朱敬洲等，皆同類也，夫五等揚

註舸海上捕魚爲生固曰業在其中耳若謂泛彼中
流者將以客舟爲奇貨而預作鷺窺獺祭之盼盼
也恐五等未必有此宿謀也獨是捕魚不獲偶屬
數奇誰曰籊籊竹竿不可再下乎顧以巳舟爲釣
以客舟爲魚而忽垂涎于王海之蓊銀彈船何也
今據海口供則有彈船二隻行至龍山海面而忽
遇五等舟逼猶謂同道相逢耳乃始眈眈目覬繼
悩悩手動于是飛石攻擊幾碎客筏于洪波而未
幾刀斧齊舉閃耀鏗鏘海輩心膽幾墮地矣時鼎

伏舟中、而五與少華等、遂一躍而上、傷其羽翼、搜其衣銀、掠其魚鯗、濤洸浪捲鬐鬣之毒未易罟獲矣不意海等之呼號聲急者、忽入哨官王元耳也、時元防守蟹嶼、亟率捕盜諸人、乘風破浪、而飽則颺去之五等、俱弭耳就縛、蓋持竿素工操戈暫試故一見官船如攫肉之鼠遇猫則戰而轉盼間。忽爲在網鱔鯢耳。今詢被獲何所、則云定海關、夫茫茫大洋、指漁爲賊。捕盜之啓釁邀功、慣在驚濤怒浪內。若云舟已泊關、安能一手障羣目而忽索鯗

忽誣賊以防川之難者防戶也合與同行之朱少華朱敬洲等俱炤原擬其敬洲子朱郎亦同舟也厲之人生子夜半取火視之惟恐其似巳也敬洲殆惟恐其不似巳者耳然駒齒雖壯虎攫無實況原招內有在船燒火一語乎殺其父而生其子曰罪人不孥

一件盜殺事

審得王明宇與陳恩慶孫六等之聚劫雖無贓無証而其情實非莫須有也當許春元撞遇明宇而

請伊弟春魁下落明宇即挺身應云不從我爲盜斧斫落水身死萃明謂殺人者當爲人所殺更盜爲之亦復何傷然若輩狗鼠耳原非等荼苦于蘖甘而有覷死如歸之俠氣者故一轉念間而求生之軟[illegible]心變硬[illegible]矣夫始之挺身直認原未嘗刑之而求其必供也則今之巧言力辯亦不必刑之而求其再供也[illegible]自若瀾之翻案已如山之定則耶諸初供足矣明宇之斬何說之辭至陳恩慶孫六等皆明宇之翼虎而飛者雖贓無實據則六人

之斬頭就戮未必不惻然于湯網之祝然一入其黨即犯死脉矣依律駢斬允當厥辜

番得王明宇之擬辟案已如山矣况入獄後猶將同宗諸人或告經歷衙或告捕官侵漁無已今伊族劉經等一詞可備閱也夫入柙之虎其氣索矣猶張牙噬人况可縱之番籠外耶恐羽毛清弱者一逃善搏之鷹鸇而鳥雀幾無遺種矣按律擬斬何說之辭若陳恩慶孫六等皆與明宇挺身自認而瀾翻其舌者也夫鬼物之含冤自愬或自畫形

見或昏夜寤夢然非炤遇燃犀則恐家有抵死不承耳未有白日公庭自供自訴者有鬼物焉若自其口出謂非春魁一靈所使乎合仍炤原擬

一件人命事

審得陳金助者陳春元悍奴而王玉補盜李雲鄒寧捕件也茲閱鄞縣原招則今日之禍乃起于陳春元被盜失財耳顧何追緝無獲而招招舟子反爲梁上君子代禍也今問周玄何以死則以船户勒船價遂來金助之忿忿耳夫主人之囊蓄巳搖

而蒼頭之腰纏畚溢玄之乘夜要挾志欲取盈饜若虎攫之餘又來雀啄焉此金助所爲以怒盜者移怒船戶而唾詈不已繼以毆擊也彼爲王者何不分手而佐手且率同伴李雲輩以四敵一其何以支玄之死死于羣毆耳乃問下手獨重者誰則金助也噫足紏人命心懈盜情矣此固諸盜所禱祀而求以爲緩兵解圍計而獨怪金助者何愛盜而不愛舟子又何不愛舟子而并不自愛也簡傷既明擬絞允當則手之嫁禍于頸耳雖有舌如簧

能自解乎若王玉助毆人耳倘與金助同論是以二人償一命矣合與同伴之李雲鄒寧俱照原擬令而後始知金助之未可輕助也

一件火劫事

審得強犯袁龍壽之報怨胡明壇也實無怨可報也夫以明壇之身當埋遁則當此狗鼠橫行時而同差協拿蕊不仇龍壽而仇賊也自反可耳何尤人乎胡邀李廷槐數十輩劫掠明壇家而若子若女若媳皆斃毒手也淒風苦雨之下想血污三魂

有圍聚成羣嗚嗚索命者矣龍壽之胥覓人殺而不先逢鬼殺者幸也況放火燒房凶焰逼人彼將以是報怨明壇乎不知阿奴火攻巳出下策矣今之搏頰求哀冀出犴穴彼固欲遠鬼而親人也亦知有數鬼者日睥睨其旁而男成文也媳江氏也女三姐也其咽悲風而啼烏夜者肯使一凶為出柙之嬉而三冤為繞圍之泣乎合輿同惡之李廷梘各焰原擬若袁軒之同行也既作雞連難辭牛後姑以分賍助殺兩不相及則從輕擬配是磔凶

豺而縱狡兎之說也亦曰吾以存吾仁焉云耳

一件殺父事

審得韓夢日之殺父文艮、蓋以凶暴挾癡癲、而死其父于暮夜之石杵者也、聞前令巳繫囹圄、欲斬此禍根、而文艮愛同禽犢、復宛轉求解、豈非宿世寃業乎、本廳署篆之夜、夢一僧無狀責之七板立斃杖下、今首審者卽此事而本犯固一髡頭僧也特心惡其人、盡掣筒中之籤以撻之而其數以六十五不及七者五耳噫殺父古今奇變而形之夢

寐。豈非咄咄怪事乎。茲夢日業以杖斃，雖不及肆諸市朝以洩弒父之忿，而既日癡癲，終與凶暴稍別，或亦父子宿冤，而天故稍寬其梟獍之誅，未可知也。書之以存案。

一件謀命事

審得巳死金大理與擬斬程君仲，皆徽州同里人也。先因大理身挾多貲，遂迤寧波，于是君仲見而心動，曰：是奇貨可居，然將何計以攫其貲自也。大理有疾，大理好色，其以紅紫為釣魚餌乎。心計定

矣此君仲所以日誘大理于妓館、而相與促膝也、腰纏白鏹。而日迷朱粉。大理床頭其有促刀人與則君仲耳。于是從寧波往定海、則誘宿妓素卿家、繼又從定海返桃花渡、則誘宿妓唐九家、夫素卿、猶行雲唐九則重霧矣有客宿宿但憐粉香誰怪血臭危哉大理之爲君仲愚也。衽金華耳迫此以辨色行。彼以連袂往。將無鴆鳥有毒不致鷃鵡留人乎此大理一命、所以斷送君仲手、而纍纍多金、盡供捲洗也、今問臥屍何地、則靈橋門外之窩鋪

行凶何物、則懐中之鈎刀耳、花柳一夢臨刃方醒方醒而又長夢矣噫彼簾外樓頭追歡買笑者其藏鈎于杳玉叢中而伏刀于烟月隊裏乎若知篤鋪有鈎刀枕席亦有鈎刀也則大理去生而赴死久矣至吳文齋戴南則初供之辭指而吳伯成則繼供之蛇足耳將無公庭之鐵案猶懸冥司之爰書已確者或先証鈎刀一案于泉下而問誰挑担問誰釁戈其即君仲侄國光者是乎念旣經物故姑免追論合將圖財謀命之程君仲熖律擬斬若

以謀無証據呶呶一斬乎則衣被鬃帽押取典鋪者何皆爲大理故物而所云三十二兩之贖身豬羊賽願之私許又詭爲唐九耳語而供吐如畫也殺人以手與口有以異乎豈此婦之齒有鈎而舌有刀與則亦君仲之自予以鈎自授以刀而已

一件劫漏事

審得強犯姚君甫虞三顧僧陳必達段一者皆攫爲豺而連若雞者也始劫朱陞再劫曾志聖三劫楊仁管學懋夫業非絲戶鑄無橫爐而銀衣纍纍

從何飛墜除巳獲各贓外餘半歸羽化矣今庭質時諸失主皆以追贓未盡爲言惟志聖則江右人且風水先生也途行千里囊無一錢將飄零異鄉者徒切魚雁之睽于旅感而故園桃梆何日相親宜其喃喃哀訴以拷盜起贓請也夫他盜猶可耳志聖相地君甫相相而雖日道不同不相爲謀然豈至姤若巫匠乎何恣行捲洗相士偏與堪輿爲難而志聖之能爲人卜土穴者乃不能爲巳獲金穴也且鑒面知其將刑相人亦須自相而忽上劫場

忽投湯池君甫何自相偏拙與若虞三陳必達之
以瓜葛互連而顧僧設一之以于嘲相和也亦既
俛首無辭矣合各按律擬斷至積攀孫正陽方瀛
洲則另有說蓋因數年前曾有一飄流女婦願作
依人之飛鳥正陽欲納爲義女而君甫欲納爲妾
乃以此頻別抱琵琶而媒代紅葉者瀛洲也故君
甫追恨其事而以赤繩之別綰爲赤憤之巧牽耳
虺與鬭籠以馴鴛思其所得各賍已如火之銷膏
若吹求無已則如君甫之新攀一無辜而臨審時

又蒸猶殊途者是也嗟哉小民寧堪嫁禍若欲追賍是緣木求魚之說耳想志聖之未聞子規而亟返故鄉也當不再計而決矣且無使朝朝江口望者月以金釵當卜錢而與客子之朱提俱盡也其未獲張少微與見逃孫大張大理合嚴緝若猶窺伺雲水倘而爲風水先生前途之梗也將奈何